

在“浅浅的金色”背景上擘画“诗和远方”

——先行启动区五镇巡礼之金泽篇

江南风

千年的古桥安静地卧在河滨之上,白墙依旧站立成百年前的模样,青砖上留下的是几代人的足迹,轻轻慢慢的摇橹声是光阴浅浅的吟唱……寻找“诗和远方”?去金泽吧。

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五镇之一,金泽拥有示范区“水乡客厅”片区唯一完整的古镇,新的定位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环境保护先行的乡村发展有了新的方向;凭借环境优势等来的华为研发中心成为金泽未来发展的新起点。“化绿为金,聚业成泽”,金泽发展的新蓝图已徐徐展开。

“水乡客厅”新定位

金泽的故事要从船工王永“吱吱呀呀”的摇橹声中开始。午后的阳光洒在金泽塘上,河面泛着金光,这条南接太浦河,北通淀山湖的河道,随着晨夕变换着流向。

“金泽镇有42座桥,42座庙,桥桥有庙,庙庙通桥。金泽塘上四朝古桥一水牵,沿河可以看到建于宋、元、明、清的不同风格的古桥。这座普济桥建于1267年南宋年间,是上海第一桥,桥身泛紫,由紫砂石打造而成,前面的迎祥桥建于元代,她是高架桥的鼻祖,桥底是金丝楠木,桥身是青石、青砖,两边没有栏杆,相传是为了方便蒙古族骑兵骑马过河……”王永是金泽镇旅游公司的一名船工,穿着统一的工作制服,戴着渔夫帽,摇着小船在几百米的金泽塘上穿行,慢悠悠地说着,岸边不时传来的几声犬吠,打破空气中的宁静。

73岁的闻全观家住普济桥边,退休后的他常常以志愿者的身份,给游



■建于南宋年间一二六七年的普济桥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客们讲述古镇的过往。在他的记忆里,每逢过年过节金泽热闹非常,周边西塘、黎里的居民都会来这里采购物品。而当昔日的繁华退却,桥边树下的一杯阿婆茶,邻里之间唠家常的静谧闲适才是古镇迷人的姿态。“几十年了,除了道路河道越来越整洁,日子几乎没什么变化。”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路、桥、河、房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来的模样,金泽古镇成了岁月静好最真实的写照。

原生态,并不是只保护,不发展。“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国土空间规划里,有一个‘水乡客厅’,这是一个将会在短期内密集施工且有显示度的空间区域,金泽古镇是‘水乡客厅’中苏浙沪三地唯一完整的古镇。”不要同质化的商业开发,却要有活力,这是金泽镇镇长凌敏口中的古镇未来的模样,而示范区“水乡客厅”的新定位给古镇带来的,无疑是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水乡客厅’的功能定位,它既要有产业的显示,又要有水乡田园的生态显示,同时还要有江南文化、会展、旅游等的结合。其中对于会展和古镇文创这两个先导产业来说,古镇是一个很好的承载空间。”凌敏说。

乡村发展新方向

以前的蔡浜村是淀山湖中的一个岛,四面环水,村民基本不会打鱼,“靠水不吃水,穷得叮当响。”大家背着竹筐,筐里装着泥,一筐一筐地把路填出来,有时候一个大浪过来,一天就白干了。“年过七旬的村民普福田说,上世纪60年代围垦淀山湖,商船30个生产队的队员,齐心协力背着泥筐,填出了一条2.5公里的土路,对于不靠水生活的蔡浜村村民来说,路的那头是生计。

2008年,三面环湖的蔡浜村启动新农村建设,由于全村0.34平方公里都在淀山湖国家二级水源保护的范围内,所有的建设都不能触及保护红线。

眼看道路拓宽了,防洪堤坝筑好了,村民宅前屋后整洁了,村里越来越美了,然而为了这方水,村里的工厂已全部腾退了。“环境好了,我们希望通过发展湖区旅游可以带动就业、产业的发展,希望可以依靠农田找到可持续发展途径。村民为了保护环境牺牲了很多,希望好的生态环境可以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回报。”蔡浜村党支部书记诸鸣娟说。

具体怎么做,诸鸣娟有自己的考量。比如怎么盘活村里的宅基地资源,比如怎么借着商船连片打造美丽乡村的契机为蔡浜村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示范区里面不可能全部是高大上的产业,这些产业也需要在地或者说短途农产品的支持和支撑。”在金泽镇后续的发展里,乡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凌敏描绘的发展规划里,就有诸鸣娟等待的发展机遇。“我们在农业产业建设方面,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清晰鱼米之乡的愿景。”金泽因水而生,水产养殖有天然的优势,我们

不是做普通的水产养殖生产线,而是进行种源的培育,河豚鱼、白对虾、昂刺鱼等很多土著鱼种已经实现了人工育种;另一个方向,是通过土地整理,农林水项目联动,实现耕地高标准农田连片打造,适应后续高品质粮食种植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全力做好高端农业里面有有机绿色品牌的打造,引入国内农业领域理念领先、技术领先的企业。”

未来布局新起点

如今,说金泽必说华为。凭借几十年对生态环境的坚守,金泽等来了华为。2017年华为青浦研发中心落户西岑的消息传出后,谢素仙第一批签订了动拆迁补偿协议,给华为研发中心腾空间。

西岑街229弄203室28平方米的公租房是谢素仙住了30多年的老宅。房子不大,但八仙桌一摆,老朋友窝在一起喝茶聊天的日子却十分开心。“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西岑几十年

没有建过新房,大家难免眼红青东的发展,住在老房子里的人都盼着能改善居住环境。”西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张银珠在这里工作了十余年,当地居民的付出和期盼她都看在眼里。

从华为研发中心走到西岑社区保障房基地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今年8月,两个项目同期开工,工期720天。谢素仙说,天好的时候,她常走到两个工地看看施工的进展,眼看着她这边道路、河滨施工推进,那边房屋地基初显规模,她的心里喜滋滋的。“我就觉得是天亮了!”这种喜悦在她洪亮的声音里,掩不住得意的脸上张扬。

“以后这里会有很多很好的厂房……”就在谢素仙开始畅想未来西岑的模样时,张银珠及时“纠正”了她的说法。“不是厂房,是花园!我看过规划图,都是花园式的建筑。接下来,医院、高速、轨交、教育等配套都跟上了,年轻人也回来了,西岑终于要‘翻身’了!”张银珠看到了华为给西岑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但她可能不知道的是,华为二期更大范围的产业布局内容正在紧张地讨论中。

“我们重点考虑的是华为的周边和产业的延展,一方面华为园区将来会是一个很漂亮的世界经典建筑博物馆,我们周边的城市风貌肯定也要有一定的提升;另一方面我们要腾出空间来承接华为相关产业链的项目入住,现在已经有了很多企业对接入住。同时我们还叠加了一个金融小镇的发展理念,金融小镇不是一个具象化的区域,它会向周边的乡村空间导入一定的金融流量,会对周边的发展有很大的带动。”在凌敏新印制的名片上,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启动区的地图清晰可见,处于青吴嘉地中心、长三角“原点”的金泽镇有着浅浅的金色背景,“未来可期”是她最好的注脚。

本报记者 毛丽君



□ 古镇千年银杏谷优美如画,吸引了许多人来拍照留影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金泽镇新池村:长三角的“圆心”

吴根越角

沪青平公路上,太浦河畔,“上海·江苏”界碑旁有一个白墙黛瓦、檐角飞翘的地标,上面“吴根越角”几个大字透着浓浓的江南气息(见图 毛丽君 摄)。

沪苏浙界线三交点的示意图上,金泽、黎里、西塘汇聚成一个小小的三角,三角的位置就是金泽镇新池村。村民周建林说,这里就是长三角的“靶心”。

“我家在太浦河边,游过去就是西塘。小时候妈妈在西塘卖糕点,后来自己做服装生意,一天跑四个古镇是常有的事。平时朋友聚会,我们最常去的是隔壁的汾湖(黎里)。”对周建林来说,“长三角”早已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一体化”。



新池村的村民几乎都能在紧邻的苏浙地区找出几个亲戚。“我外婆就是嘉善的,村里有很多人都是从浙江嫁过来的,就连我们说话的口音也和西塘一样。”说起太浦河对岸,新池村党支部书记孙福兴就像在说自家的事。人文相同,让他们在骨子里对彼此有了亲近感,“以前没有示范区的概念,我们附近几个村的人也常走动,有了示范区之后,走动得更加频繁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示范区让几个村子之间的交流更加有底气了,取长补短,为村里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姚庄的银水庙村在人居环境整治上有很好的经验,宅前宅后的铁围栏解决了乱堆放的难题;西塘镇钟胡村在垃圾分类上不仅宣传到位,还建立了奖

励机制,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站在今年新建的太浦河绿色堤防旁,孙福兴指着对岸说,“在河对岸,开车两分钟就能穿越苏浙沪三地,常有人问我对面哪里是浙江、哪里是江苏,虽然有大致的地域界限,但其实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早就分不清了。”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年过七旬 来自台湾

“青蛙爸爸”有个长三角乡村梦

我青吴嘉

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331号有一座“青蛙小站”(Frog Garden),从水井上的石雕到白墙、壁画、茶几……青蛙元素随处可见。

“我考考你,为什么我要叫青蛙爸爸?”记者刚一进门,人称“青蛙爸爸”的薛璋就抛出了这个问题。答案是:青蛙的数量是衡量人居环境的标准。

年过七旬的薛璋来自台湾,是一位资深环境规划专家,青蛙一直是他的好伙伴。醉心于田园牧歌,薛璋自2010年来到岑卜村,一住就是九年。

【初遇】发现一根“低音弦”

“发现岑卜,拨动了我们在上海这琴上一根低音的弦,音色虽然沉闷,但韵味十足,令人心旷神怡。”在博客上,“青蛙爸爸”饱含深情地写道。

2003年,薛璋从台湾来到上海,在上海动物园成立了“青蛙小站环境规划工作室”,此后便一直在沪生活。“我去过许多大陆的村庄,对乡村很熟悉,而且也越来越喜欢。”薛璋说,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源于乡村,耕种、建筑、与自然共生,都是老祖宗的生活智慧。

发现岑卜,源于一次机缘巧合。2010年,他受绿洲公益组织的邀请考察来到岑卜村,村落宁静,自然水系很美,薛璋夫妇仔细地逛了一圈,经过一幢闲置的农舍时,发现老旧木板门扣边写着一行小字:“房屋出租”,边上一串号码。他们试着拨通了电话,第二天,便顺利成为岑卜村331号的房客。

“青蛙小站”房舍外部保持原貌,窗框只是简单加固了一下,新造的木门也是仿古设计,甚至朴素到木板门还有些“漏风”,掩上门,阳光也能透过缝隙丝丝缕缕地洒进屋里。薛璋说:“倒也不错,就这样吧。”

【自足】归园田居无围墙

斯是“陋室”,院子里别有洞天(见图)。薛璋在原本水泥铺地的院子里精心设计了一个“生态角”:挖了一口3米深的水井,造了一个蓄水小池塘,两边还各有一块透水裸地——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水过滤循环系统:池塘里放养鱼、虾、螺和野生菱角;水漫过池沿,养进两旁小型湿地,种植慈菇、茭白等;水还被分流入院前长条形的荷花池内,这样不仅自然地解决了庭院用水问题,还能供前后邻居自留地浇用水。

眼前的小院生机勃勃,“你看,这是迷迭香,这是萝卜,这是芋头。这是油菜,明年可以开花;那是蕹笋,开春可以吃……”薛璋对蔬菜草木如数家珍,还兴致勃勃地记录下“访客”们。“这是毛虫虫的蛹,它们喜欢我的院子,我在这里一共记录了20多种蝴蝶。小池塘里有许多蝌蚪,天冷了,青蛙一直上个月才消失——这就是自



然的乡村,有点乱,但也点美。”

“老伯伯,今天的菜我放在这里了,趁早拿回去啊,太阳晒着会变干的!”正聊着天,乡音从屋外传来。薛璋连连答应下来。

这菜来的是隔壁大婶。“邻居非常热情,每天担心我有没有菜吃。这里没有围墙,大家关系都很好。”薛璋说。

【畅想】十里黄金水乡梦

“青蛙小站”客厅里,摆放着几件奇怪的“家什”:自行车和皮划艇。记者随口问,这是休闲时用的吧?“青蛙爸爸”摆摆手,认真纠正:“这是我们的享受。”

金泽水系丰富,自从搬进岑卜村,薛璋夫妇就自备了两只皮划艇作为邀亲朋好友“出游”的交通工具。去镇上

办事,他们有时搭乘公车,大多时骑自行车,有时心血来潮就会结伴划着皮划艇,从屋后小溪进入小蓆漾到金泽。“乡村要有乡村的样子。”这是薛璋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尤其看中的,是农村河道的自然驳岸。“不要水泥砌起来的硬化人工驳岸,那样对生态破坏很大,最好是保留自然岸线,有水草、有鱼虾。”

做了一辈子环境规划,薛璋也有青吴嘉的未来描画了一幅蓝图,名为“十里黄金水路”。他说,长三角地区水系天然交错,适合做水上旅游,人们可以划到金泽古镇看桥,划到青西郊野公园看水上森林,还可以划到淀山湖、朱家角……“与生俱来的天然资源,应该好好利用起来。” 本报记者 杨洁

执委会周记

上周,一个工作日的午后,家住上海浦东的丁阿婆在东方绿舟站上了示范区3路。这条线路连通上海青浦与浙江嘉善西塘古镇。丁阿婆看中了西塘完备的养老服务,在当地买了一套房,平日没什么事便去住几天。自从这条跨省公交线路开通后,她去得更勤了。

乘客大多都是老年人,车厢里坐得满满当当。灿烂的阳光将车厢内烘得暖意融融。车辆穿行于水乡古镇间,沿途风光秀美,路边高大的水杉林泛红点金,一车人就那么跟郊游似的,从上海一路往浙江驶去。

行至朱枫公路沪青平公路这一站,车上又上来四名乘客。没有座位,他们就在车厢中间一站站到了终点站,一路上还时不时地同乘客们搭话。

示范区公交车上的站客

“阿婆,您是哪里人呀?这是要去哪儿?”丁阿婆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位与她聊得热络、后来还加上微信的“站客”,原来是执委会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组的工作人员。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组,顾名思义,可以说是执委会最接地气的工作组。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社会民生,都与他们有关。组员们不仅有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还有上海社科院的社会学专家。

这一天,组员们抱着发现问题的想法,实地开展了一回“示范区公交全体验”,六名组员分为两组:一组沿着顺时针方向,先到西塘,接着到黎里,再到汾湖开发区;另一组则逆时针,从东方绿舟前往汾湖第五人民医院……他们中午12时左右从执委会出发,每一组都换了两三趟车,把示范区现有的五条公交线路都坐了个遍,就这样不停地兜兜了一下午。

“我家就在大观园附近,相比7309路,示范区4路公交延长一站,直接到家门口了,这样我就不再用换乘一部公交了。”“这条线路比以前闹猛多了。”一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说的都是接地气的话儿。票价、班次、间隔时长、满意度……组员们获得不少第一手的鲜活信息。

实际体验中,组员们发现不少亮点。以示范区3路公交线路为例,车身上与众不同的“氢燃料电池客车”字样使得它在所有示范区公交线中十分显眼。而在与司机交谈以后,组员们了解到,这种氢能源公交车是由嘉善交通公司投放的,共三辆,其中两辆用于示范区3路的运行,还有一辆则投放到了示范区4路上。“这本来是嘉善的资产,现在放到连接吴江和青浦的公交线路上去了,这其实就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体现。”一位组员说。

当然,他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支付方式尚未实现一体化,又如,示范区4路的电子路牌未及时更新等。

下午,带着满满“干货”回到执委会,组员们立刻开始撰写反馈意见、分头核实数据——当晚9时10分,一份《一体化示范区公交线路调研报告》顺利完成。 本报记者 杨洁